

市间至言

白利格昨夜又没能睡好。干他这行的人，失眠原是家常便饭。那点可怜巴巴的睡意被一次又一次的惊醒打断，就像短句里泛滥成灾的逗号。因为明天他得替城里的一位富豪赶出一单活儿来。

他还没等意识到自己昏沉睡去，就被妻子叫醒了。

“白利格……白利格……要来不及了！”

他总对她信誓旦旦地说，这份营生会让他们阔起来，把那些穷困潦倒的日子给忘掉。可到头来，挣的那点钱也不过够一家人勉强填饱肚子，换来一间破败的房子住——那墙皮，薄得一句稍稍刻薄的话就能震出缝来，潮气渗进来比夜间枕头吸泪水还快。

他睁开眼，倒是没费多大力气，毕竟眼皮压根儿就没合严实。他朝妻子点了点头，她便明白了。每逢心里压着一单活儿，他就会把嘴闭上，一言不发。

他默默地吃着粗劣的早饭，眼睛却盯着她看，像是在完成什么仪式。她知道他早走神了，满脑子都是要给客人备的那句话。

“别担心，亲爱的。你总是这样，好像上一单把你的才气全榨干了似的。可转眼呢，你又能把下一单做得漂漂亮亮。你身上的本事是使不完的。”

她知道自己说的话他听不进去，他也知道她根本不了解他。两个人的关系就这么维系着，彼此心知肚明，又彼此不抱指望。

她有点颓丧地接着说：

“还得买鸡蛋和糖呢。我哄孩子们说他们过敏了，先忌几天口。”

他转过身去，把涌上来的哽咽硬咽了回去，然后，朝那座“语言工坊”走去——那里专为富人们炮制句子。

工坊里静得怕人，只有长廊尽头幽幽传来一丝哨音。

角落里头坐着一个“字缝督查”，一个戴着旧眼镜的老头，镜片后面那双眼睛就只会挑错。他指头间夹着一句话，像捏着一只受惊的老鼠：

“这句话对原文不忠！准是从字缝里头钻出来的东西！”

那工人想要争辩：

“先生，我向您起誓，它是……”

老头劈头打断他：

“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？字缝里生的句子一概不准用！那是彻头彻尾的朽烂，烂得能毁掉一切！凡是说不清楚来历的，都肯

定是背叛了原文！主顾最烦这种字缝里挤出来的话——脏他们的嘴，让他们下不来台，害他们赔买卖！上礼拜就有个主顾来告状，说用了这号句子，嘴里翻出一股恶臭，熏得满屋子都是，活活把一桩生意搅黄了。”

他眼都没抬，自顾自往本子上记了几笔。

白利格低着头悄悄走过去，也分不清是出于敬重，还是想躲开一桩没来由的指控。

往机器那边走的路上，他瞥见一个同事缩在远处的角落里，对着一句还没整利索的话来回打量，那眼神像极了一个当妈的反复翻看菜场的账单。

那人低声对他说：

“词儿不听话了，巴利格，不像从前那么顺当了。每个譬喻都长得跟它姐妹一个模样。”

白利格没搭腔。一开口，就是对自己心气儿的一层损耗。他想把自己的难处告诉对方，想跟同事说点什么，可每到要张嘴的时候就又缩了回去。偏偏每次想开口，又什么也说不出口。可不也是一种表达么？把话咽回去，不也算一种说么？他在心里暗暗纳闷：工坊怎么会雇了这么一伙人——最该闭嘴的时候，偏偏话最多。可等他环顾了一圈工坊，看着那些正被赶制出来的“货”，

再看看那些把它们订走的主顾，那份纳罕也就淡了。他渐渐回过神，那股子想要点醒所有人、把这货的底细揭给人看的冲动，也跟着散了。

这时候他瞥见经理正冲着工人吼：

“你是想害大伙儿吃官司吗？上礼拜你就弄过一个差不多的句子！”

“可是先生……上下文压根儿不一样啊，况且我还调了代词的位置，整个意思都跟着变了！”

“蠢货！大人物们才不搭理你那些歪理。他们要的是市面上最新鲜、最漂亮的句子，得是没用过的词！别让我听见这种借口。给我想新的。你的活儿就是出新。”

那工人又怕又顺服地点了点头。经理转身去整治那些“烂掉”的句子。

白利格朝他招呼了一下，这个可怜的话痨登时就打开了话匣子：

“我真想不通，白利格，这工坊照这套道理还怎么撑得下去！那个糊涂虫怎么就当上经理了？你没看见工坊里才几本词典？就那么薄薄几本，撑死了就那点词儿！一单活儿值多少钱，全看你怎么拿那点有限的料翻出花来……”

白利格倒抽一口气，像被人劈头泼了一瓢冷水似的，脚下加紧往造句机那边赶。

他脑袋里先盘算好了：糖、鸡蛋，再添点奶货，一家人就能吃上一块蛋糕了。用不着再拿那“过敏”的谎话来哄孩子了。那谎话会消的，连同他喉头里那团哽塞，一块儿消。

于是他从最细密的词库里挑出最精当的字眼，祭出他那套一贯压同僚一头的修辞家当，刻意往简处磨，往深处收。这回的活儿短得出奇，短到半页纸就够裹上好几层，跟平日那些大单子全不一样。巴利格心里揣着主顾和经理满意的模样，却觉着自己的心口越收越紧，越缩越疼。他对自己说：这准是太高兴了闹的慌。

那天他回家时面子上是高高兴兴的——尽管心口那阵说不清的闷还堵在那儿。他冲妻子笑了笑，仍是一个字没提——自然，她一看便知他又做出一件新的“货”了。可她并没显出该有的欢喜，因为这一件“货”的价，是他在家要沉默得更久。更何况他平日里那话就少得可怜。

她早就受够这个把话都攒着留给工坊的丈夫了——不跟她说话，不表露情分，连火气都不肯往外吐一吐。她觉得自己对着的是一堵墙。他对自己的孩子也是那样，什么也不跟他们说。就在那一刻，她压不住了——这是她嫁过来头一回发作！

十年前，情意把她牵了进去。她那时以为，有情意在就无须

言语了，以为沉默，配上几个手势和零星的几个字，便足够应付了，哪还用得着什么常常的、热络的说话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她才慢慢看清，自己对着的是一个鬼影子，一个虚架子，一台电池安反了的机器，一堵风来都不摇一下的墙。

她朝他啐了一口。这一下，他终于绷不住了。他喘得又急又重，像被关在暗屋子里的囚犯。他觉着下巴沉得抬不起来，猛地一张嘴，话就吼了出来：

“你毁了我拼了命守着的那些东西，你嫌我苦着、攒着、把心气儿都窝着，你看不清你眼前这人到底是谁，你从不体谅我受的苦——我要休了你！”

妻子竟咯咯地笑出了声，一脸的郁结全散开了。到底——这机器总算转了，至于转出来的是什么话，又有什么要紧。她喜得眼泪都下来了，央求他把这“漂亮话”再讲一遍。他便又讲了两遍。

说来也怪，那么一大串话竟能从他喉咙里头涌出来——虽说他平日里一捆一捆地往外倒腾句子。人都有这么一桩本事：表面上一副死灰模样，心里却热得滚烫。说到底，任你多聪明的人，末了还是要被那层皮相给骗过去。

第二天，经理把他叫了过去。一位有头脸的主顾递了告状，

把工坊闹得鸡飞狗跳，说那句子歪歪扭扭、粗劣不堪，连字母都是缺的，包句子的纸上还戳着窟窿，明摆着是在说“修辞叫人偷了”。

“对不住了，白利格。你是我这儿最好、最老的伙计，一个标点都没弄错过。我也不知道那句话在送到主顾手上之前出了什么事，看来是那帮劫词的把它盯上了。不过我得先让你停一阵子，等那位先生消消气，别让他告到语言署长那儿去。”

“不，不……没您的事，先生……”

白利格费了好大劲，把自己的声音一点点找回来：

“也许，是一个沉默得太久的人，在昨晚那一通争吵里，把攒在肚子里的所有话一口气全呕了出来。也许，那些话不是劫词的偷走的——是写它的人，自己把它收了回去。”

经理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，愣了好半天。这是他头一回听见白利格开口。